

张志欣 张秦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西影 大纪实

西影大纪实

张志欣 张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沈阳

西影大纪实

Xiying Da Jishi

张志欣 张 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5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6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300册

责任编辑:赵威重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刘冰宇

ISBN 7-5313-0279-9/I·263 定价:3.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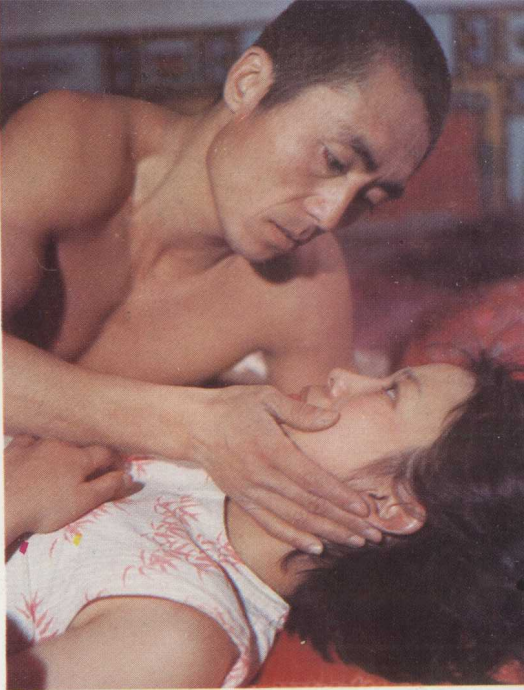


图为本书作者张志欣（右）与张秦（左）
在西影厂采访著名演员孙飞虎

张志欣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生于军营，儿时随父母在朝鲜，十七岁从军，而立之年就读西北大学作家班。著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各种文学作品八十余万字。

张 秦 中国电影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现在陕西省文化厅电影处。曾当过记者、编辑，发表过报告文学、电影评论等四十余万字，两部电视连续剧投入拍摄。“龙”年就读西北大学作家班。

► 电影《老井》剧照



▼ 电影《老井》工作照
中为吴天明 右为张艺谋





▲ 巩俐近照

▲ 张艺谋病中留影

▼ 张艺谋与妻子肖华及小女儿末末





▲ 周晓文与三胞胎姐妹合影

▼ 电影《疯狂的代价》剧照





▲ 电影《疯狂的代价》女主角的扮演者伍宇娟



▲ 《都市之声》导演吕枫与谢芳合影

▼ 《都市之声》剧照



目 录

张艺谋的婚变.....	1
周晓文与裸体沐浴镜头.....	88
《都市之声》拍摄内幕	190
西影拾零	212
1. “蒋委员长”拒绝利诱.....	212
2. “看在吴天明的面子上，只要2000元。”	216
3. 两记耳光=10张大团结	217
4. 刘晓庆的又一次婚变	218

张艺谋的婚变

一 从高粱地里归来的张艺谋，黑了脸，掉了肉，酣然大睡；温柔的妻心疼地忙前忙后，洗衣时无意发现了“她”从北京寄来的情书……

鼾声如雷，“老谋子”确实累了，几个月在《红高粱》外景地，他一头钻进为“九儿”辛苦搭起的酒窑内，头枕麦草，脚顶酒缸，和摄制组一帮哥们儿窝成一团，十天半月睡不成一个囫囵觉，硬是折腾出了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壮美的《红高粱》。

这会儿，他象头散了架的驾辕“骡子”，躺在宽大松软的“席梦思”床上，享受着久违了的美觉香梦。那该压在他头下的枕头心安理得地卧在他的光脑袋上。这场午觉从十一点开始，已经三个多小时了，不知何时能醒。

她静静地坐在床头旁边的椅子上，那双深邃而动人的眼

睛仿佛凝聚着她整个生命，象春，象火，长久地落在熟睡的张艺谋身上。

爱，人生离不开爱。“爱，在所爱的对象不在时愈益强烈，为了爱情，需要分离，需要一定距离……”奥托·魏宁格在他轰动世界的《性别与性格》里是这样讲的。中国有句话：久别胜新婚。张艺谋结束了《红高粱》的拍摄归来，令她如初恋的少女般激奋，几乎手足无措，魂不守舍。送小女儿去姥姥家敲错了门，回家炒菜忘了放盐，刚才，蹑着脚轻轻把洗衣机推到厨房，回屋取衣服竟又久久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看着他那熟悉的酣睡神态，望不够，瞧不尽，十八年还……

她是一个贤妻良母，温柔体贴、真挚。对此，张艺谋的铁哥们儿青年导演田壮壮赞叹不已，不止一次地对她说：“嫂子，你一定要办一所妻子学校，教人妻如何爱抚、体贴丈夫。我绝对第一个送夫人来……”

她如痴如呆，失态忘神，陡然，羞涩的红晕飞上了她俊秀的脸颊。她想起了上一次张艺谋因主演《老井》中的孙旺泉而荣获日本第二届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后，回家也是这般酣然大睡。她轻轻地将墨绿色的“天鹅”毛毯盖在他黑瘦的身体上，然后也是这般呆坐在一边的情景。

太行山区，一座偏僻、古老、贫困的老井村，人们世代掘井不止，留下的只有127眼深不见底的枯洞。

山西左权，坐落着“老井村”的原型石玉茭村。在这里，人们往返三十里上下挑水，姑娘因无水嫁不出去，小伙子因无水成为光棍。盼水，成了石玉茭村男女老少世代的祈求和渴望……

因为执导《人生》而名震影坛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一眼看上了这块贫瘠而古老的土地，也看上了在《黄土地》、《一个与八个》、《大阅兵》中担任摄影的“非等闲之辈”张艺谋，要他在《老井》摄制组主操“莫尼卡”摄影机。

一群风风火火的《老井》人开进了石玉茭村。摄影机架起了，可是男主角人选难觅，吴天明挠头搓手，黝黑的脸挂满了汗珠，指着张艺谋对摄制组人说：“就挑张艺谋这样瘦体型的人……”全组出动，跑遍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挑选了数百个演员，都难尽人意。

一日，摄制组在村外采景，吴天明突然发现了远处立在山坡上的光头光膀光脊梁，浑身晒得黝黑的张艺谋，好一个活脱脱的孙旺泉，他立刻冲着张艺谋扯开了喉咙：“孙旺泉，就你了！”

“我……”张艺谋一愣一惊一狠。“你敢用我？”

“敢。”吴天明回答得斩钉截铁。

“你敢用我就敢演。”张艺谋也斩钉截铁。

人们瞪着诧异的眼睛，望着总爱出奇不意的吴天明和张艺谋愣神担心。她得知消息后更象揣了个活蹦乱跳的小兔，被张艺谋的胆大妄为惊得手心冒汗。

知夫莫若妻。与张艺谋朝夕相处了十八年的肖华，太熟悉张艺谋了。他虽说从小喜爱照像，现在又玩上了电影摄影机，却从未有过一次表演的尝试，就连肖华掌机拍照片，他也是左躲右闪，极不自然。可是现在，他头一次表演，就担任了《老井》的男主角，太有点……

“你从没登过台，照像别人看你一眼都别扭不自在，拍电影那么多人围着指指划划，说东道西，你行吗？”

“瞧你，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再说天明点将，我能夹着尾巴装孙子。”

“可是……你……”

“放心，我有信心，更何况我还有三个有利条件……”

张艺谋的确有三个鲜为人知的有利条件。首先他下过乡，插过队，多年的农村生活积累使他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孙旺泉的人物特点。另外，他进过电影学院，干过电影摄影，对剧本有着较别人更深的理解。

有分寸！有尺度！张艺谋见解不凡！

肖华信服了，多年来她坚信张艺谋看准的事绝对不会错，因为他有着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牛”劲。

果然，“老井村”里的张艺谋没了白天、没了黑夜，练开了表演……

为了准确理解水比油贵的太行山区农民的感情，摄制组里每天的十几担生活用水他全包了，还要从山上背三块三百斤上下的大石板……

为了把手练的粗糙坚实，他弄来一盒沙子放在屋里。一有空闲，就学着农民蹲在地上，不停地用沙子擦手，脱下一层老皮，长出一层层新皮，并每天中午顶着毒日头打猪食槽。

拍摄井壁塌方，旺泉和巧英埋在井下，四五天吃不到东西，俩人气息奄奄……为了表现这种饥、困、乏的感觉，张艺谋真的三天三夜粒米未进。镜头拍完，连吴天明也说：

“这次合作我真正了解了张艺谋，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非凡的事业使一个男人引以自豪，更使他的妻子感到骄傲。而非凡的事业又往往替他们招来众多的议论和猜疑！

张艺谋在劫难逃！

肖华更是难逃此劫！

《老井》着重写了旺泉与喜凤，巧英的爱与恨。片中有两场与众不同的“床上戏”，吴天明非拍不可。虽然有“女演员只可拍到锁骨下一寸”的宽心之说，但张艺谋必须动真格的，拥抱、接吻、脱光了上身钻进大红被窝睡觉。

旺泉与心爱的巧英在井下面临死亡时的感情迸发，与无爱的喜凤在新房里的痛苦结合，是人被扭曲后的感情宣泄，拍摄时人们十分担心，张艺谋出色而成功地展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性爱”场面！

样片送厂后，西影哗然，风言风语的猜测经过某些人添油加醋，添枝加叶，刹那间象原子弹爆炸后的光辐射、冲击波席卷全厂，消息不胫而走，结果，全厂所有部门、车间，就连只有一两名职员的小仓库，都是议论纷纷。

“张艺谋假戏真做，与×××女演员睡在了一起……”

“拍的床上镜头都快脱得精光了。”

“×××的丈夫两次到摄制组大闹，差点揍扁张艺谋……”

“连他女儿都看不惯，看着样片问肖华：‘妈，爸爸为啥和阿姨睡觉……’”

桃色新闻，名人情史，历来就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

题。常言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说法终于传到了肖华耳里，她每天上下班，都看到有人指着她窃窃私语，那副“关心”的神秘劲，叫人……

肖华不屑一顾，她坚信张艺谋的感情，十八年的风风雨雨建筑了他俩感情的长城，四年繁华的京都学“影”，他身在影圈毫没变心，刚毕业就同她结了婚，记得在新婚旅行归来的火车上，她曾开玩笑地问他：“进了电影圈，你就没想找同行？”

“谁整天侃艺术，工作上侃，回到家要过日子。我要找的就是你这号贤妻良母式的女人。”

肖华还能说什么？她信了，完完全全地信了，所以当个别要好的朋友不无担心地问她，她付之一笑：“他刚接下旺泉角色后，拿着本让我‘审查’过，征求我的意见，我应允了，就是相信他，床上戏，那是艺术的需要嘛……”

肖华当晚还第二次看了床上戏的样片，回家后挑灯伏案给张艺谋写了封信，告诉丈夫：

“感情戏似乎演得有点拘谨，没有放开，放松情绪会演得更加逼真、自然、可信……”

多么好的妻子，心胸如海阔，难怪张艺谋把信让吴天明看后，吴天明激动地拍桌子说：“肖华对艺术的理解，在文艺圈内也数得着是头份……”

每一个成功的丈夫身后都站着一位伟大的妻子。

《老井》拍完，“孙旺泉”东瀛获奖，驰名中外影坛！

松软的席梦思床晃动了一下，张艺谋沉重地翻了个身，大字形地爬在了床上，发出了一阵闷雷般的鼾声。

肖华从沉思凝想中惊醒，她掂起了脚尖，双手捧着张艺谋的脏衣服，一步一回头地走到凉台上。

她象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挨个掏掏口袋，她的手碰到了一叠纸。

“可能是他的创作构想图。”细心的肖华，每次都能从张艺谋口袋摸出几张五颜六色，横七竖八写满字和各种符号的纸片，她知道这是他创作时灵感迸发瞬间信手记下的速写，每次都小心翼翼叠好，整齐地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

肖华从兜里掏出了那厚厚的一叠纸，是一封信。

张艺谋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但从《黄土地》之后，便浪迹中华各电影厂。而妻子肖华，却因吴天明相中了张艺谋，所以先行调入了西影厂图书室。于是，张艺谋许多信件都寄到了西影厂，他又常年在外拍片，信件一般由肖华拆看处理。可是每当他回来后，肖华又自动“辞”去这份工作。这会，她本想将信放回到写字台上，可是一丝异样引起了她的注意，写有收寄人地址姓名的信封面被撕掉，只留下洁白的信封底面，对折夹着厚厚的信文。

肖华对于丈夫异于往常的古怪举止产生了一种女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轻轻打开了信文，醒目的几个字跳入她的眼帘。

“我最心爱的谋谋……”

触目惊心！

肖华不敢相信地接连看了三遍，残酷的事实摆到了眼前：世界上竟然还有另外的人用滚烫灼人的亲密称呼来称呼